

唐人传奇与后代戏剧

谭正璧 谭 寻

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一具备现代所谓短篇小说形式的传奇小说，系从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发展而来，由原来琐碎的形体，逐渐趋向于完整，历初唐到中唐，成为“唐代特绝之作”。（鲁迅先生语，见《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它不但常为后代作家所摹拟、所演述，而且“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亦鲁迅先生语，见同上）不但如此，更历清代到现在，这些传奇小说里的故事，还不断地用多种多样的戏剧形式，在全国各地剧坛上和广大观众时常见面。

宋元戏文与金元杂剧，系中国戏剧史上有正式具备戏剧形式的剧本的开始。它们从一开始，其题材内容除了作家自己创造外，就大量地吸收旧有的故事，而唐代传奇小说，就成为后世戏剧题材主要来源之一，它的内容就大都为后代戏剧作品所继承，中国正式具备戏剧形式的戏剧刚开始，它就立即吸收前此所有的小说作品中的故事题材。这样的相互关系，和中国小说与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创始到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彼此互为影响分不开的。

但唐代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要比唐代诗歌的黄金时代较为推迟，它是从盛唐以后开始的。在此以前所见的作品，多没有达到成熟，而且都还未脱六朝小说文章琐碎、内容奇诡的不严

肃、不现实遗风。如作于唐初百余年中的《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游仙窟》诸作品，它们都尚未具备正式小说的形式，而且都多少带有上述的缺点。后代戏剧家从未把它们取来作为戏剧题材，足见他们的眼光都是很善于鉴别的。但是传奇小说黄金时代一到来，我们现在所见的最早一篇作品《离魂记》一出世，后代作家，不论话本小说、诸宫调与戏文、杂剧作家全都取它来改写改编，成为他们的绝好作品。直到现在，《倩女离魂》仍在舞台上演出。就是此后所出的传奇小说，也几乎每一篇都有改编的戏剧在后代剧坛上出现。这不是偶然现象，这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因素的。

原来传奇小说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古代小说里开始有了反映现实并批判现实的成分，如对封建制度、封建道德的反抗和抨击等等，都有着出色的表现。但这一表现，在唐代初期的作品中还没有出现，而在黄金时代一到来，就马上显露出它们灿烂的头角。历史背景给传奇小说作家指出了一定的创作方向，而成为他们作品的必然的内在因素。就是这些内在因素，赋予了作品以永久的生命。由小说题材发展为戏剧题材，就是这些作品内容生命的延续。没有那样的历史背景，没有那样的内在生命，唐代传奇小说就不会与宋元明以来一直到现在的戏剧联系起来。

由于这些原由，这批成功了的传奇小说，凡是曾为后代戏剧吸取为题材的，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反映现实或是批判现实的作品。在本文里，除了特别举出十二篇，逐篇较详细的论述其从小说到戏剧的演变经过和故事发展情况外，在这里先作一次综合性的说明。这十二篇传奇小说，根据它们的内容，以及它们所反映或批判的对象，大约可归纳为如下四类：

1.显示青年男女强烈反对专制婚姻，及其要求自由恋爱的愿望，并揭露封建礼教、家长制度给予青年男女的苦难和逼害。如：陈玄祐的《离魂记》、李朝威的《柳毅传》、孟棻的《崔护传》等。

2. 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罪恶战争，揭露他们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尤其是给青年男女造成了无可补偿的损害。如：许尧佐的《柳氏传》、薛调的《无双传》、元稹的《莺莺传》等。

3. 颂扬几个觉醒了的被侮辱、被奴役的女性，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生活，而对封建势力作顽强机智的斗争，终于获得了理想的胜利。如：白行简的《李娃传》、裴铏的《昆仑奴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

4. 反映封建时代失去了自由权利的女性的痛苦生活和残酷遭遇，并对给予她们侮辱与逼害的封建主人以无情的谴责。如：李公佐的《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曹邺(?)的《梅妃传》等。

在这些作品里，没有一篇没有历史现实性，它们都能通过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两者结合的艺术手法，把当时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平现象反映、揭示出来，而筑成了一座给后代戏剧作家取用不尽的贮藏题材的宝库。

但是其中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一篇特殊的作品《莺莺传》。因为整个故事的产生，其主要关节，是由于蒲州兵乱，所以上面把它归入了第二类。实在这一篇传奇小说和同时其他作品都截然不同。整篇故事写的是一个既势利又好色的知识青年，由于一时的迷恋，欺骗并侮辱了一个正在热烈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纯洁少女，后来又把她抛弃了另娶他女。既另娶了他女，一时兴到，又想假用亲戚名义和她相见，再去引逗玩弄她。当她发觉了他是负心人而拒绝相见之后，他又披上了封建礼教的外衣，板起伪道德家的面孔，指摘这个被他欺骗侮辱过、想再引逗玩弄而不得的少女为害人的“妖孽”。这简直卑劣、无耻透顶。所以这篇作品，在艺术方面尽管描写人物性格有所成功，但在思想方面，无论如何总是一篇坏作品，而同时作家都该羞与为伍的。幸而后来有了诸宫调的产生，董解元取它为题材来写《西厢记》时，却变更了主

题，把原来的卑鄙无耻的男主角张生，改造成为一个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生活而向封建礼教作斗争的人物，这才赋予了这个故事以新的生命，使它永久不朽。这一变动，那里是《莺莺传》原作者所能想象，所能意料得到的！因此说什么《莺莺传》是篇“有着反封建的倾向性以及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鼓舞”的作品，委实是说谎，委实是兼读了《西厢记》诸宫调和各种《西厢》戏剧所引起的错觉。这一点，有必要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先作说明。

一、离魂记

《离魂记》在唐人传奇小说中，是一篇产生年代比较早的作品。在它以前，还不曾有过像它那样具备后代所谓小说形式的传奇小说。这篇作品也见收于宋人李昉等所编《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八，题目作《王宙》。作者为陈玄祐，但至今还没有考出他的生平事迹和字号、籍贯，只知他写这篇小说，是在唐代宗大历末年（779）。故事的内容是：武则天时代，有清河人张镒，家住湖南衡州。他有个女儿名唤倩娘，和她的表兄王宙相爱慕。王宙从小住在舅家，张镒亦曾有过将女儿许配他的意思。后来两人都长大了，而张镒忽把女儿另许别家。王宙郁郁别去，倩娘追随同行。两人在四川一住五年，生了二个孩子。倩娘忽然想起家来，夫妇同回衡州。王宙先去见张镒，张镒不信，以为谎言。原来倩娘卧病已久，五年来始终未离闺房一步。她听说另一倩娘到来，忽然起床相迎，两体遂合而为一。这时候才知和王宙同去的乃是倩娘的灵魂。《太平广记》里所收离魂复合的故事，尚有《幽明记》中的《庞阿》、《灵怪录》里的《郑生》、《独异志》中的《韦隐》，内容颇多相似，可能是出于同一来源。但《离魂记》是篇单行的传奇小说，所以流传独广。

宋人话本小说有《惠娘魄偶》，见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现尚不知存佚，可能写的就是倩娘故事，而改换了主角的名字。但也可能写的是另外一个离魂故事。曾经有人怀疑《惠娘魄

偶》中的惠娘，系明人周朝俊《红梅记》传奇中的李慧娘，但慧娘和贾似道同时，她的在世年代已近宋末，似乎不会有人立即写话本，而在瓦舍中说讲；而罗烨也来不及收入《醉翁谈录》中。这篇话本小说在明代的各家书目中，也都不见著录，可见已佚失了好久。金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里提到过有《倩女离魂》诸宫调，现亦不传。但由此知道，改称“倩娘”为“倩女”，却是从诸宫调开始的。

这故事到了戏剧家手里，就成了绝好题材，从宋元戏文、元明杂剧、明人传奇，一直到清代京剧，始终有人在改编、改写。元人杂剧有赵公辅和郑光祖的《迷青琐倩女离魂》，赵作已失传，郑作尚见收于《柳枝集》、《古名家杂剧》和《元曲选》中。故事内容和传奇小说大略相似，惟张倩娘作张倩女，王宙作王文举，两人系指腹为婚；女父早故，母为李氏，无另许他家情事。文举上京应试路过张家，李氏唤倩女出见，命以兄妹相称，因此文举临行时责问原由，李氏答以“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但得一官半职回来，成此亲事”。这显然是已受了《西厢记》的影响。倩女因此悒郁成病。此后她离魂追随文举，和后来回来时两体相合，与传奇小说没有什么不同，惟文举系上长安赶考而非回四川；离魂复合后，因这时候文举已中了举，李氏也就没有异议，即为两人正式举行婚礼。明人王骥德有南杂剧《倩女离魂》，现已失传。据祁彪佳《远山堂剧品》：“方诸生（王骥德别号）精于曲律，其于宫韵平仄，不错一黍，若是而复能作本色之词，遂使郑德辉《离魂》北剧，不能专美于前矣。”可知和明人改北《西厢》为南《西厢》一样，是专为适合剧场演出而改编的，其故事内容，当然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宋元戏文有佚名的《王家府倩女离魂》，见明人沈璟《南九宫十三调谱》，但现在连佚曲也不见一支。此外南戏，还有明人谢廷谅的《离魂记》传奇，见录于《传奇汇考标目》，今亦不见传本。又有佚名的《离魂记》，见明人吕天成《曲品》，《曲海

总目提要补编》亦收载，题云：“明时旧本，未知谁作，演张镒女倩娘离魂事。”此下即接录传奇小说全文，但没有和戏剧故事互作比较，除了使我们知道女主角名字系从传奇小说没有改动外，其他一无所得。

至于京剧《倩女离魂》，旧本未见，据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人物姓名和故事前半全同传奇小说，中间则据郑光祖杂剧，改为王宙离去张家，系上长安赶考，此后则又全同小说。但我所见的冯玉铨整理本，却和旧本多所不同，谓王宙奉母命携书信到清河舅父家求婚，恐舅父母嫌贫，不敢把书信拿出来。后来知道表妹倩娘对他很为有情，她又劝他速出书信，才敢把书信送与舅父。谁知此时张镒已将倩娘许了赵家，且已受下聘礼，夫人劝阻亦无效。王宙愤而乘小舟回去，倩娘离魂追及，王宙将她带回家中暂住，自己上京赶考。在清河的倩娘，不饮不食，昏睡了足足三年，赵家催婚不成，只好退亲。此时恰王宙中了状元，奉旨完婚，带了倩娘来到清河。王宙见了夫人，口称岳母，使夫人十分尴尬，王宙还以为她怪他私带表妹离家不悦。后来知道倩娘没有离家，王宙还以为舅父碍于情面，为了应付赵家催婚，故假托倩娘有病，以绝赵家亲事。同时，张镒却疑夫人故意放女儿逃走，假托有病卧床，因为他三年没有到过女儿房中，所以被她瞒过。这时他忙到女儿房中探看，女儿却安卧在床，正在惊奇中，夫妇双双进来，两倩娘合而为一。到此疑团才破。于是在翁婿相认，夫妇成婚中闭幕。这个改编本改得不错，后半本很有闹剧意味，在我没有看到其它地方戏本以前，觉得这是一部比较优秀的改编作品。

这些作品故事富于神秘性，但主题却反映了当时封建婚姻对青年们的迫害，和青年们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热烈情绪。《离魂记》在唐人传奇小说中是较早出现的一篇，作者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青年男女要反对而不敢公然反对，但又影响他们一生幸福的重要问题，并代替他们倾吐了欲吐不敢吐的苦闷情绪，又为他们

指出了对不自由婚姻作斗争在当时唯一可走的方向。虽然也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叫青年们逃出家庭，只能用隐喻暗示的手法，而托之于离魂。这是局限于历史时代，而它所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二、柳氏传

《柳氏传》为许尧佐所作。尧佐的字号、里籍也无考，他是唐德宗贞元中（795前后）的进士，能诗，官至谏议大夫，《新唐书·儒学传》中曾附带提及。《全唐诗》中录有他的诗篇。这篇传奇小说曾见收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龙威秘书》中又曾转收，改题为《章台柳传》。写唐玄宗天宝末年（756），诗人韩翃（他书或作翊）羁旅长安，与好客的李生相善，居其家。李生有歌姬柳氏，在李生前对韩露爱慕之意，因此李生遂把她送与韩翃，并助以生活用费。明年，韩翃中进士，独回清池探亲。恰逢安史事变，长安大乱，柳氏避居于法灵寺。韩翃亦受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之聘，往掌书记。他遣使到长安寻访柳氏，并送她一练囊金子，在囊上题《章台柳》诗一首。她收得后，也作《杨柳枝》一首寄回。乱平后，韩翃随侯希逸回京，她已为蕃将沙吒利用强抢去。淄青诸将中有虞侯许俊，大为不平，又把她劫夺回来。更得侯希逸从中周全，夫妇终得团圆。此事似为实事，在唐时已很盛传。孟棻《本事诗》中亦有记载，惟“李生”称“李将”。末段说明，这故事是作者在开成中（838前后）于梧州亲闻大梁凤将赵唯说的，赵唯曾目击其事。故事和小说没有什么不同，只于最后增出德宗因“春城无处不飞花”一诗，封韩翃为驾部郎中、知制造一段诗坛佳话。韩翃为唐代有名诗人，大历十才之一，附见《新唐书·卢纶传》，但无柳氏事。

宋人话本小说有《章台柳》，也见于《醉翁谈录》，不知是否即今传明万历刊《小说传奇合刊》本《章台柳》，内容很简略，但也写柳氏故事。明人晁瑛《宝文堂书目》著录有《失记章台柳》，疑即今传明熊龙峰刊的话本《苏长公章台柳》，系叙宋苏轼的故

事。但前半篇写苏轼与妓女章台柳作诗和答，其诗即为《柳氏传》中韩翊与柳氏倡和的《章台柳》和《杨柳枝》。那末，人物尽不同，内容却不能不说是受了传奇小说的影响。

在戏剧方面，金人院本有《杨柳枝》一目，现在尚未发现它的内容，不知是写韩、柳故事，还是写唐诗人白居易“开阁放杨枝”故事。元明杂剧有：元人钟嗣成《寄情韩翊章台柳》，见明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明人张国筹《章台柳》，见《章邱县志》，但二剧都已失传。至钟嗣成《录鬼传》所录石君宝的《柳眉儿金钱记》和乔吉的《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二杂剧，所写韩飞卿和柳眉儿的婚姻故事，主人公亦为一韩一柳，实在也是受《柳氏传》影响的作品。此二剧今仅存乔作，被收于《元曲选》、《柳枝集》、《古名家杂剧》中。宋元戏文有佚名的《韩翊章台柳》，又名《芙蓉仙》，作品虽失传，但尚可在明人钮少雅《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中看到六支佚曲。故事看不出与小说有什么异同，只是柳氏可能名唤“芙蓉仙”。明人传奇今知共有四种之多：《远山堂曲品》录有吴鹏《金鱼记》、吴大震《练囊记》与梅鼎祚《章台柳玉合记》，今前二种皆不传，但知二书都“插入红线”，想来由于许俊是男子，与柳氏有男女之嫌，故用红线来替代，这当然又是出于道学先生的见地。三种中独梅鼎祚《章台柳玉合记》尚见盛传，今行有影印汲古阁与容与堂刊本。故事虽根据《柳氏传》，然增出很多关目，李生称李王孙，柳氏与侍女轻蛾居郊外章台下别馆。韩翊从此开始作“韩翊”，与柳氏相恋，始于在郊外瞥见，接着在法灵寺遇轻蛾，赠玉盒道意。李王孙以柳氏配韩翊后，尽将家财付与，自己入华山寻仙修道。此后所叙，与传奇小说大致相同，仅增轻蛾于大乱中到华山寻得旧主人，在韩、柳重圆时，他们亦到长安相会。这本传奇可能是就钟嗣成所作《寄情韩翊章台柳》杂剧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但钟作失传，一时无从考出它们中间的关系。此外一种为张四维的《章台柳》，见《传奇汇考标目》，今不传，也不知它的内容如何。

京剧与地方戏中演这故事的也不少，我所见的有京剧《沙叱利》和川剧《章台柳》。《沙叱利》当然应作《沙吒利》，不知如何把人名搞错的。故事大有变动，惟主题未变，大意为：豪士李天然偕韩翃游妓馆，名妓柳娘与韩翃一见倾心，互订白首。后来韩翃往作故友节度使侯希逸幕客，柳娘寄居佛寺，为武官沙叱利劫去。侯部将许复前往夺回，沙叱利领兵追至，经侯希逸规劝，终让柳娘与韩翃偕归。川剧《章台柳》则比前此小说戏剧都多所增改，李生改为年老功高的李硕将军，这当是根据《本事诗》中的“李将”来的。他将柳娘配韩翃，由于他自己年老，欲为柳娘获得一幸福的归宿，因见柳娘赏识韩翃，又试得二人果然相爱，即为介绍成婚。韩翃中进士后，值北戎来侵犯，李硕挂征北将军印出征，韩翃亦奉召赴淄青节度使行辕就书记职。中间韩、柳寄诗唱和，与《柳氏传》全同。此后增出一富公子钱甲，谋婚柳娘未得，纵恿北番降将沙叱利掳劫柳娘。此时恰韩翃回长安，许俊为夺回柳娘，则又同小说。经侯希逸奏闻朝廷后，唐明皇命沙向韩、柳赔礼，而严惩了钱甲。又嘉许韩、柳二人坚贞不屈，命在金殿重行婚礼。这个戏比《玉合记》、《沙叱利》都好，因为柳氏的主人将她许配韩翃的原因，都没有它写得自然合理，而李硕将军这一慷慨人物，也塑造得很有些逗人喜爱。可以断言，它的舞台效果，一定是胜过前二个戏的。当然，如果现在还要重演的话，那还需要淘汰、精简，但也只是在细节上。其原来主题，对封建军人的横行不法，恶霸地主的仗势欺压良善，使人民受苦不堪，予以沉重的鞭挞，还是十分正确的。

三 柳毅传

《柳毅传》为隴西人李朝威所作，在唐时已被收入传奇总集《异闻集》。后来又被收入《太平广记》卷四百十九，题目作《柳毅》，篇末注云：“出《异闻集》。”可见乃是间接收来的。作者生平无考，仅知为唐德宗贞元、宪宗元和间（806前

后)人。故事叙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8),淮右人柳毅落第南归,道出泾阳,在路旁遇到一个牧羊女子,自说是龙王之女,受丈夫、翁姑虐待,托柳毅寄书给她父亲洞庭君。柳毅力任其事,如言送往。洞庭君之弟钱塘君性极刚暴,得讯大怒,遂兴兵问罪,生吞女夫泾河小龙,而劫取龙女回来。因感激柳毅的侠义,欲将龙女配他,为毅严词拒绝。礼待数日之后,厚餽送归。柳毅顿成豪富,连婚张、韩二姓,但都不久即亡。后来迁家金陵,又续娶范阳卢姓女。成婚年余,诞生一子弥月,始自认即洞庭龙女,遂全家同归洞庭。直到玄宗开元末年(741),柳毅的表弟薛嘏在湖中遇到他,得赠仙丹五十丸。从此一别,遂无消息。泾河龙王在古代小说中常被写为罪恶的代表,宋元人所作《西游记》中就有《梦斩泾河龙》一段故事,因被编入《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而得保留到现在。后来明人吴承恩继续写入他所编的《西游记》。此外,我还在各种地方说唱本中看到不少同样故事。《柳毅传》作者用江湖的特征来写龙君的个性,而以钱塘江的怒潮象征钱塘君的刚暴尤为十分相像。这在民间神话故事里是个常见的传统表现方法,但在小说里少见运用。

这篇传奇小说在后代似乎没有人把它改编成话本,仅《西厢记》诸宫调里曾提到过有《柳毅传书》诸宫调。这本诸宫调也已失传,只是《柳毅传书》这一题目曾为后来戏剧作家所袭用。宋代官本杂剧中有《柳毅大圣乐》,《柳毅》是题目,《大圣乐》是所用乐曲名。但这一戏剧也只能从题目知道内容,而作品却也未见流传。现存的最早戏剧,当推元代尚仲贤的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它有《元曲选》、《柳枝集》、《元人杂剧选》所收的刊本传世。故事大致同《柳毅传》,但添出柳母张氏,龙女称三娘,钱塘君在古代因一怒引起洪水九年,被罚在钱塘水簾洞受罪,泾河小龙与钱塘君互相变化交战,有似《西游记》小说中二郎神大战孙悟空那样场面,小龙败后化小蛇入淤泥中,给钱塘君捉住吞掉,柳毅回淮阴后即迁家到金陵,凭媒娶卢氏女,前此没

有娶过别姓女子。总的说来，无论故事内容、作品主题，都是忠实于传奇小说原作的。宋元戏文有佚名《柳毅洞庭龙女》，见明人徐渭《南词叙录》，但连佚曲也未见一支。明清传奇有明人黄维楫的《龙绡记》，见吕天成《曲品》和《远山堂曲品》，许自昌《桔浦记》，今有《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万历刊本，以及清人何塘的《乘龙佳话》，有光绪石印本。《乘龙佳话》全似元杂剧，仅增出柳毅入洞庭送信，书童误为溺死湖中，回家报告柳妻韩氏，她因之急病身死，接着即继娶卢氏女，此外亦都很忠实于《柳毅传》原作；独《桔浦记》另出新局，而以柳毅与虞湘灵的婚姻为主干，柳改为涪川人，母亲胡氏，全家遭到因钱塘君救侄女所兴起的洪水之灾，毅于水中救出白蛇、猿、人各一。后来白蛇窃得丞相虞世南女儿湘灵所藏皇帝所赐玉带，送与柳毅；猿以灵药治愈胡氏的病。所救的人名叫丘伯义，因诱虞公子游宕为虞丞相所逐，此时不但不感柳毅救命之恩，见了玉带，反诬毅窃自虞府，向丞相告密邀功，毅因此下狱。洞庭君闻讯，乃以假玉带易真玉带，真物仍归虞家。但由于虞公子因柳毅不肯与他代作试题怀恨，阻止释放。白蛇乃用计使湘灵中毒，胡氏献灵药治愈，柳毅才得释放，并依约以湘灵嫁给他。后来上京应试，途中被邀入龙宫，与龙女成婚。既而中状元，任洞庭县令，遂娶湘灵为妻，以龙女为侧室。这本传奇超出了原来主题，不但反客为主，还正如日本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所说：“此记使人界与水府分立，结构分两头，极形错乱。”清人李渔并合元李好古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尚仲贤有同名杂剧，今不传）故事而写《蜃中楼》（为《笠翁十种曲》之一）传奇，以张羽所娶东海龙女琼莲，与洞庭龙女舜华为堂姊妹，而毅与龙女在先已有婚约，涪阳救归后，以未得亲命为龙王所阻，后赖张羽学得仙术，煮海水使沸，龙王被降伏，两人才都得与龙女成婚。情节巧于融合，比《桔浦记》为胜，但与传奇小说相较，则也支离而不纯了。

至近代现代戏剧，我所见有京剧《龙女牧羊》，内容大致同杂剧，但钱塘君救回龙女时，没有就吞食泾河小龙，待龙宫设宴款待柳毅，小龙发兵反攻，才为钱塘君所杀。这一改很有意思，减轻了钱塘君个性刚暴的成份，使人敢于和他接近。此外，滇剧亦有《龙女牧羊》，有四本之多，但剧本未见。华剧有《柳毅传书》，又名《蜃中楼》、《乘龙会》，故事全同李渔《蜃中楼》传奇，但以柳毅为主角。川剧有折子戏《泾河牧羊》，系写龙女舜华被罚牧羊与柳毅相遇一场，故事亦本《蜃中楼》，故中间亦联系到张羽、琼莲之事。川剧还有重庆市川剧院改编的《煮海记》，亦全本《蜃中楼》，但将张羽与琼莲的故事去掉，把张羽的一部分故事，如《听琴》、《煮海》全写在柳毅身上。这样的改写，当然为了便于演出，但破坏了传奇小说原有纯朴气氛和主角柳毅的义侠性格。评剧却有成骏改编的《柳毅传书》，也是根据杂剧的，故事没有什么大改动，有些细节添得很好，如写三娘送柳毅出水府，两人彼此有情，依依不舍，柳毅因拒婚在先，此时懊悔莫及，后得钱塘君竭力劝说，洞庭君夫妇允婚，三娘才冒范阳卢氏女之名，由钱塘君亲自送往，得与柳毅成婚。当时柳毅还是不愿，逼于母命，勉强顺从。等到发现是三娘时，钱塘君亦送妆奁来到，于是在全家欢乐声中下幕。越剧有和评剧同名的一本，为顾鲁竹据传奇小说与杂剧改编，但较原来故事也增添了不少细节，评剧所有龙女送柳毅出水府一段，这个剧本里也有，但后来钱塘君送龙女与柳毅成婚，却在道白中带过，没有上场。这二个不同剧种的剧本，从它们各自所有的特性看来，都是改编得很好的。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封建婚姻给予儿女的危害和痛苦，恋爱婚姻才给儿女带来幸福。这一深刻的现实的教训，对当时罪恶的封建婚姻制度以有力的鞭挞，并指出了青年人怎样才能走向自由幸福之路。传奇小说写龙女托名卢女得与柳毅结婚后，还不敢即露真相，直等到生子之后，才说出实情。通过这个细节的描

述，真切地反映出封建礼教所定的“七出之条”之中那条最不合理的“无子者出”，给与妇女以何等惨重的迫害！

四、霍小玉传

《霍小玉传》在唐时已被收入《异闻集》，作者为蒋防，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七所收这篇传奇小说题目下的注文。蒋防字子微，义兴人，唐宪宗元和中（813前后），历官司封员外郎，进翰林学士，终于连州刺史。小说叙唐德宗大历年间（772前后），陇西人李益中进士后住在长安，由媒婆鲍十一娘介绍，入赘于已故霍王的小女小玉家。二年后，出任郑县主簿，乃与小玉坚订后约而别。任满回家探母，才知他母亲已为订婚表妹卢氏，他不敢违逆母命，遂与小玉断绝音讯。小玉思念成疾，且以霍王所遗紫玉钗易钱度日。后得知李益踪迹，差人前去邀请。李拒绝不往。知友相劝，亦不听。一日，李益外出，为一黄衫客强邀到小玉家。小玉力疾相见，痛责他的负心，长恸而死。后来李益与卢氏成婚，由于精神恍惚，疑心卢氏不贞而退婚。再娶再退婚，以至三娶皆然。李益实有其人，他字君虞，为唐代名诗人之一，其《夜上受降城闻笛》七绝一首，被称为千古绝唱。《新唐书》卷二百另三《李华传》附有他的传。传中有云：“益少痴而忌克，防闲妻妾苛严，世谓妒痴为‘李益疾’。”又唐李肇《国史补》卷中亦云：“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可见传奇小说所写不是全无根据的。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李益》传也说他“少有僻疾，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有‘散灰’、‘扃户’之谈，时称为‘妬痴尚书李十郎’”。这一说，一定也是根据唐人著作的，惜已不易考出它的来历。

这是一篇产生较早的负心故事，早于王魁、陈叔文、蔡二郎、张协等故事数百年，但它被写成戏剧作品，却反而在后起四家故事之后，而且也不见有人取材来写话本或诸宫调。直到明代伟大戏剧家汤显祖，才先后写作了二本传奇《紫箫记》和《紫钗

记》，而后者被列为《临川四梦》，也称《玉茗堂四梦》之一。

《紫箫记》先作，人物完全取之传奇小说，但关目却多不同，主题亦已改易。叙霍王妾郑六娘与女小玉别居府外，花卿妾鲍四娘为诗人李益作媒，益遂入赘六娘家。其后元宵观灯，夫妻失散，小玉于途中拾得一支紫玉箫，乃杨妃之物，因被太监拘捕入宫。及讯明为霍王小女，遂赐箫送归。李益应试中状元，随军出征，小玉思念不已。时当七夕，小玉正在闺中乞巧，忽报益从前方归来，合家欢聚。根据家门，则戏只写了一半。相传汤氏写此剧时，有人说他讥刺当时宰相，因而引起许多议论，遂此搁笔没有写完。后来又另作《紫钗记》，亦大致依据《霍小玉传》，而易李益的负心为坚贞不屈，因之故事与传奇小说有二大不同之点：李益之娶卢氏，出于卢太尉的奸计，他不去见小玉，乃为卢太尉所软禁，他没有负心；黄衫客挟李益到小玉家，二人就此重圆，由于李益与小玉相识，起因于拾得小玉遗钗，到此仍将玉钗还于小玉。明代戏剧家好为古人翻案，《紫箫》、《紫钗》外，还有王玉峰《焚香记》的写王魁不负心，但不及《紫钗》翻得自然而合于情理。清人潘熠有《乌阑誓》传奇，也是根据《霍小玉传》写的，而最后也以李、霍团圆结束。据作者自序，是为《紫钗记》补缺而作。故增出李益与霍小玉本是天上的牧童与络丝娘，为织女所降谪转生。又小说谓书誓言的乌丝阑绢系小玉旧藏，而此剧改为织女所赠。又小玉死后，增出即为织女救活将返魂香变作灵槎，送小玉至江淮，为易元所救，后与李益团圆。观“家门始末”，似卢氏也出场，正如小说所写，卢氏因疑被出，但小玉却得与李益重圆。

近代现代剧写霍小玉的却不少，据我所知，有闽剧《紫玉钗》，川剧《玉燕钗》，京剧《霍小玉》等。川剧《玉燕钗》，未见。闽剧《紫玉钗》我所见有二种不同的本子，一为传统剧，是个流行最广最久的剧目，故事全同传奇小说，但从黄衫客强挟李益见小玉起，至小玉痛责李益止。另一本为解放后陈启肃所改

编，故事却据汤显祖《紫钗记》，不同处在于中间王哨儿为李益送纸屏、银两与小玉，被卢太尉换了假休书，以致小玉气愤成病；一面卢太尉又买得小玉紫钗，骗李益说小玉已再嫁他人，李益误信其言，允了卢女之婚。最后黄衫客送李益到霍府，夫妇已得重园，突然王哨儿又奉卢命将李益劫去，小玉遂哀痛而死。这个戏虽然也为李益负心翻案，但最后仍以悲剧结束，对李益、小玉表深切同情，给官僚豪门的野蛮无理、巧取豪夺以无情鞭挞，似高出汤氏原作。京剧《霍小玉》为数十余年前陈墨香所作，亦据传奇小说，而对李益深加谴责。剧中李益之于小玉，始终毫无爱情，由于小玉爱才而嫁给他，他遂想利用霍家为进身之阶，后知霍母仅为霍府被遣出的婢女，立即抱轻视之心，所以一中进士，侍郎卢志一看中他，又立即变志。最后写黄衫客强迫他与小玉相见，小玉奄奄一息，他仍出言无状，小玉生生给他气死。霍母和他拼命，他又将她踢死。这时黄衫客已忍无可忍，遂拔出刀来……。这样写，痛快是痛快的，但原来故事的现实性却被损坏了。过份的夸张，反而损坏了原来的现实性，因为在李益的那个时代，他不可能受到这样令人痛快的惩罚，而黄衫客最后这一行动，实在太过于理想了。

传奇小说通过李益、小玉的悲剧故事，反映了当时婚姻问题上的社会矛盾，歌颂了小玉刚烈倔强的性格，谴责了李益势利熏心的卑劣行径。后来根据这故事改编的戏剧，其主题或有所变更，然而对小玉这一可敬亦复可怜的坚强女性，却是始终予以同情的。

五、李娃传

《李娃传》亦曾收入《异闻集》。《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所收，即据《异闻集》转录。传末有“太原白行简述”字样，乃知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之弟白行简所作。行简（？——826）字知退，下邳人，德宗贞元末（805）进士，历官至司门员外郎、主

客郎中。《新唐书》、《旧唐书》中都有传，即附见其兄《白居易传》中。小说作于贞元十一年（795），系应友人李公佐之请而作。李娃为长安名妓，常州刺史荥阳公之子入京应举，因迷恋她而致床头金尽，为老鸨所逐，流落为丐，唱挽歌度日。荥阳公初以为遇盗被杀，不意遇之途中，怒而挞之至死，弃尸于野。复活后，偶为李娃所发现，拯救至家，遂脱籍伴读，监督很严。后得中状元，官成都府参军。荥阳公感李娃之德，为备六礼亲迎成婚。娃后封一品夫人，生四子亦都做大官。荥阳为郑姓郡望，父子当是姓郑。荥阳郑姓为唐代大贵族之一，想来作者一定有所避讳，故但书郡望而不指实姓名。即李娃亦同样原因，亦有姓无名。两主角的名字，现在所见最早的记载，为《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女名亚仙，男名元和，遂为后来戏剧作品所袭用。而《醉翁谈录》和曾慥《类说》，以及明人梅鼎祚《青泥莲花记》，都说亚仙旧名“一枝花”，可见她为妓女时尚不名亚仙，而另有艺名为一枝花。因之在白行简作传的时候，白居易和元稹已在长安新昌里听说话人说《一枝花》话。但《一枝花》是否有话本，那就无从知道了。

宋人话本《李亚仙》，亦见《醉翁谈录》。《宝文堂书目》有《李亚仙记》，与前书不知是一是二。《李亚仙记》今有明万历《小说传奇合刊》本，与《燕居笔记》卷七所收《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不同，后者较前者为简略。《李亚仙记》今已为胡士莹教授全文引入他所著《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三章所附《明人话本钩沈》中，并有所论述，可供我们参考。

戏剧家采用这个题材来写的作品很多。元人杂剧有高文秀《郑元和风雪打瓦罐》和石君宝《李亚仙诗酒曲江池》，今仅后者见收于《元曲选》和《元人杂剧选》中，并有明人朱有燉的同名改写本。剧中角色，都有姓名，男为洛阳府尹郑公弼的公子元和，女名李亚仙，两人相遇，由于长安大户赵牛觔和所爱妓女刘桃花邀亚仙同游曲江，为元和在马上看见，因贪看其貌，不觉坠鞭三

次。以后即由赵牛舫介绍，两人从此结合。元和中第后，授官洛阳县令，不肯认父，经亚仙的苦劝，父子才和好如初。但这时赵牛舫反而做了乞儿了。这些都是和传奇小说不同之处。至于宋元戏文，有佚名的《李亚仙》，原书未见，《九宫正始》中收有佚曲九支，仅凭曲词，看不出它内容与小说和杂剧有什么不同。明人传奇有《绣襦记》，它的作者共有三说：明人周暉《金陵琐事》以为徐霖，清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以为薛近兗，《古人传奇总目》以为郑若庸。吕天成《曲品》和《远山堂曲品》都无作者姓名。今通行本有两种：解放后重印的汲古阁本作徐霖撰，《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明刊本作薛近兗。诸说大概以薛近兗作为最近实。《中国近世戏曲史》以为“此记最为忠实演述原作小说之情节者”，其言颇确，因为就是它的结局，也不据杂剧，而据传奇小说，仅两主角名字袭用《醉翁谈录》。此外，增出荥阳公名郑儋，人物也多一送元和上京的乐道德，但这和原来情节都没冲突。而情节方面的增添，仅多出《剔目教学》一节，这增添得很好，成为后代有名的折子戏之一。

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演这故事的剧目也不少。以我所知，京剧就有《绣襦记》和《烟花镜》，前者还有同名的川剧，后者还有同名的梆子腔。滇剧有《白天院》，梨园戏有《郑元和》，贵州文琴戏有《亚仙刺目》，郿 鄂 和 汉 调 桄 桄 都有《刺目助学》，……所以它是个比较不冷落的剧目。但我所见到过的剧本，只有川剧和梨园戏，现在就谈谈这两个戏的改编情况。川剧《绣襦记》，一名亦作《白天院》，是据明人传奇改编的，整个故事很忠实于原作，但增入了些谈因说果的迷信成分，反而多出了糟粕。剧一开幕就增文曲星和桃花仙由于动了思春之念，在南天私犯了淫戒，玉帝本欲严惩他们，后听从月老之劝，令二星投生尘世，以了五百年前宿缘。又从文昌之言：“荥阳郑儋九世向善，又以正直爱民，理当酌送文曲为子，后魁鼎甲，以彰积善之报。”又得太白启奏：“天池李洪儒七世向善，广种福田，但

有毀谤佛法之罪，故此科名不发，送降桃花仙女脱化亚仙，后落妓场，使其失名不能失身。文星误迷，使此女发心，刺目助学，使他身荣，以愆罪恶。”此下全同传奇《绣襦记》。在元和高中之后，又增入观音向眼光圣母借来双目，化为金丹，送与元和；元和往见亚仙，送上夫人冠带，亚仙以妓女不配为状元夫人，坚辞不受，经元和再三跪请乃受；元和又送上仙丹，亚仙服了，果然双目复明。以后又全同明人传奇。这样的增添，改编者可能为了要收劝人戒嫖的教育效果，但把传奇小说原来主题，也就是“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踰也”这一对李娃的确当的表扬却抹去得一干二净。这是蛇足，反使李娃这一令人可敬可爱的艺术形象平庸化了。梨园戏《郑元和》就不是这样。它把元和落难，被他父亲打死一段去掉，他父亲也改名郑春；亚仙和他再遇，乃是由于元和被骗出后，不肯再接他客，思念元和不已，婢女阿桂唤乞丐唱《莲花落》为她解闷，元和也在其中，借唱《鹅花雪》倾吐他前此的遭遇，才为亚仙认出是元和。她不管鸨母反对，留他住在她所居千秋楼读书，为了他不肯勤读，取剪刀自毁花容，这和其他剧本写刺目不同，比较近于情理。后来元和中状元后回到千秋楼，亚仙拒不见，他立誓决不负恩，两人才重庆团圆。这和川剧的结局还是相像的。这个剧本大概为了偏重于男女爱情，把原来反映封建家庭为了维护功名、门第而绝灭父子天性的一段残酷的插曲删去，但这样反而减弱了亚仙对元和的真情挚爱，还是值得研究的。

这是个“落难公子中状元”的典型故事，《李娃传》可能就是写这类故事的第一篇作品。不但后代戏剧家不断把它改编重写，也影响到明清时代专写才子佳人的其他戏剧、小说与说唱文学作品，在人民中间发生广泛久远的影响。我们可在很多的作品里发现和“落难公子中状元”十分类似情节，它对封建时代的失意的知识青年会起一定的鼓励作用，是可以想像的。

六、长恨歌传

《长恨歌传》为陈鸿所作，今传有三种不同的本子：一为《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六所收本，后代各家丛书编入的多从此本；一为《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本，末后，多出王质夫请白居易作歌一段文字；一为《丽情集》本，似已经编者张君房的改作，但开头增多描写杨妃在华清池洗浴一段。陈鸿字大亮，里籍无考，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登太常第，太和三年（829）官尚书、主客郎中，著作丰富。《长恨歌传》作于元和元年（806），这时他和白居易都在长安，居易作歌，他为之作传。内容叙唐开元时天下太平，玄宗皇帝溺于声色，值爱后宠妃先后谢世，悒郁无聊，乃命高力士潜搜外宫，得杨玄琰女于寿邸。时已为寿王妃，遂迎之入宫，册立为贵妃。于是六宫粉黛皆无颜色。安禄山叛变，玄宗逃亡四川，经马嵬坡，六军哗变，杨妃缢死。及乱平，玄宗返都，思念不已。有蜀中来的道士，自称能召真魂，因奉命寻访，得之于仙山玉妃太真院中。妃以皇帝所赐钿盒金钗，及七夕长生殿私誓为信。玄宗更为伤感，不久亦故世。所叙大都为历史事实，惟道士搜访一段类似神话，当出于造作。但《长恨歌》中亦咏及，当是当时的传说。宋人乐史更作《太真外传》，把所有史实及前此一切传说都写在内，故所叙尤为详尽。

这故事不见有宋人话本，但有元人王伯成所作《天宝遗事》诸宫调，书亦亡佚。郑振铎氏曾从《雍熙乐府》、《太和正音谱》、《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曲选、曲谱中辑得遗曲五十四套。据第一套《哨遍》所叙，内容全和传奇小说相似，不过增多安禄山在宫中行为不检一节，而结束于玄宗回京哭香囊，无道士访魂，似为更忠实于史事之作。

在戏剧方面，用这故事作题材的却很多。金人院本有《击梧桐》，不知内容如何，疑亦用此题材。元人杂剧有关汉卿《唐明皇启瘞哭香囊》，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庾天锡《杨贵妃

霓裳怨》和《杨太真华清宫》，岳伯川《罗光远梦断杨贵妃》，均见《录鬼簿》。今惟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的剧本传世，见于《元曲选》、《古名家杂剧》、《元人杂剧选》、《酹江集》中。但故事内容不全用《长恨歌传》而并参用正史，自安禄山进用，杨妃认为义子，与杨国忠不协，出为范阳节度使起；中历明皇与杨妃七夕在长生殿订盟，和杨妃方食荔枝而禄山反报至，仓皇逃奔四川，马嵬兵变，陈元礼请诛国忠与杨妃；最后叙明皇回京，日对杨妃像思念不已，一夕，梦见杨妃，为梧桐雨惊醒，追思往事，怨梧桐不置。这是采用《长恨歌》名句中“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两相比照来写的，所以后半剧的意境非常凄苦，极富于悲剧气氛。明清传奇有明人佚名的《沉香亭》，吴世美的《惊鸿记》，清人孙郁的《天宝曲史》，洪昇的《沉香亭》、《舞霓裳》与《长生殿》。明人佚名《沉香亭》已失传，仅见故事于《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五中，云：“其情节与《惊鸿记》相同，而提出李白赋《沉香亭》诗以为标目。”《惊鸿记》现有《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明世德堂刊本，以梅妃为主，盖据《梅妃传》而作，虽中间亦叙及杨妃事，然主题不同。至清人《天宝曲史》（有《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原稿本）与《长生殿》，始与杂剧相同，专为杨妃而作。《天宝曲史》自序作于康熙辛亥（1671），《长生殿》自识作于康熙己未（1679），似孙作在先，洪作在后。但据《长生殿》例言，作者自言最先感李白之得遇玄宗，谱其事作《沉香亭》，后去李白事，入李泌辅肃宗中兴之事，名之为《霓裳舞》，后更删杨妃秽事，增其归蓬莱、玄宗游月宫等事，专写两人生死之深情，遂作《长生殿》，盖经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这样，其初稿当早于《天宝曲史》，或与之同时。两剧大约为同时作，故曲词不相剽袭，各同据《长恨歌传》，所以情节全部相同。惟《天宝曲史》开头叙玄宗先宠梅妃，后由高力士介绍，由寿邸召入杨妃，始疏梅宠杨，后来二妃交互相妬；《长生殿》则以杨妃本为宫女，由玄宗自己拔识，立为贵

妃。两剧皆删杨妃与安禄山私通事，而同样终止于玄宗、杨妃天上重园，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长生殿》久经剧场锻炼，三易稿而成，读之有炉火纯青之感，它是清代最受欢迎而最享盛名的优秀作品之一。

近代现代戏演这故事的更多，京剧、滇剧、川剧、昆剧、徽剧、汉剧、湘剧、……都有全本戏或折子戏常见演出。京剧《太真外传》共有四本，乃梅兰芳氏所编，全据《长恨歌传》而增入《长生殿》最后玄宗与杨妃相会一场。折子戏《贵妃醉酒》一折，亦为梅氏拿手杰作，原来颇多幽怨的剧词，但很表现了妇女被拘禁在宫庭里面的苦闷心情，因而很得观众的同情。滇剧《长生殿》共十出，为《长门怨》、《沉香亭》、《西阁藏梅》、《贵妃醉酒》、《安禄山戏宫》、《游御园》、《马嵬坡》、《祭坟》、《九华宫》、《惊梦》。前半部似颇偏重于写梅、杨二妃间的矛盾，亦不删禄山秽乱宫中事，但亦似每出原来各自独立，而强并为全部的，所以显得有些杂乱。川剧《长生殿》却分八场，为：《乞巧》、《兴兵》、《夜怨》、《絮阁》、《破关》、《惊变》、《骂贼》、《埋玉》。这比滇剧似乎精炼得多，但仍未能删除与梅妃争宠这一陪衬的关目，尤其《絮阁》一场，不但损毁了作者所着力描写的玄宗与杨妃二人中间的爱情，也破坏了杨妃这个可爱可怜的艺术形象。这远不如国风昆苏剧团为纪念洪昇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演出的昆剧《长生殿》，剪裁得恰到好处。它删除了梅妃这一条线索，纯粹写玄宗、杨妃的爱情故事，从生合到死别，从欢乐到悲哀。这个剧本分六场，为：《定情赐盒》、《进果》、《鹊桥密誓》、《小宴惊变》、《骂贼》、《埋玉》。但也没有漏掉历史现实，前半部中间插入《进果》一场，暗埋下了最后所以产生悲剧的原因，下半部中间插入《骂贼》一场，显示了人民的爱国气节，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败和贻害人民，使读者或观众不要由于同情了他们的爱情悲剧，忘记了他们对人民应负的祸国殃民的责任。但这一评

价，只能对这些供一次演出的删节本说的，不能用之于对全本《长生殿》传奇。因为在全本整整五十折的连台戏里，写一个多情皇帝宫廷生活，六宫粉黛当前，不能不引起爱情的冲突，《夜怨》、《絮阁》只是爱河上偶起的一阵微小的波浪；不但不致损毁他们中间的爱情，反而把他们愈磨炼愈真挚，更使爱情坚定。但在短短的数出里演出整个故事，便不能这样，因为故事简短，如果也插入便显得格外突出，小波浪反而成大波浪，就不免要损害主题。

总之，从《长恨歌传》到《长生殿》传奇，除掉诸宫调的内容还不十分清楚外，对杨玉环这一人物，作者都对之由于同情而给予怜悯。我们只要注意《长生殿》《埋玉》折中玉环临死责备陈玄礼的话：“你兵威不向逆寇加，逼奴自杀？”她原来只是个被封建统治阶级任意劫掠来的女奴隶，任人宰割的小羔羊，一会儿叫她做皇帝儿子的配偶，一会儿又给皇帝召去供自己的淫乐，她那里是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她只是个被侮辱被损害者，怎能叫她分担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的责任呢？数千年来，她却给封建卫道的历史家指摘为祸国殃民的重要罪犯，把封建皇帝所犯下的种种罪恶都加在她的身上，这是不公平、不真实的，这是对她的诬蔑。只有正直的艺术家，敢于为她不平，为她翻案，像《长生殿》那样写出她的真实面貌，使她不致永远负冤含屈。

七、莺莺传

《莺莺传》为唐代名诗人元稹所作，但他的诗文集《长庆集》中却没有编入，现在所见最早的传本，系见收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八。后人因传中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故又称《会真记》。实则此传和《长恨歌传》一样，系由李绅作《莺莺歌》，而由元稹作传，则此传亦应名为《莺莺歌传》。但《长恨歌传》亦简称《长恨传》，则此传省去一“歌”字，当与《长恨传》同例。元稹字微之（779—831），河南河内人，唐宪宗元

和中进士，累官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卒于任。他是大诗人白居易的好友，诗亦与之齐名，当时并称“元白”。传叙唐德宗贞元中（795前后）有张姓书生，年二十三未婚，游于蒲州，寓居普救寺。恰有崔姓孀妇携女归长安，亦寓于寺中。忽当地军人叛变，扰乱百姓，崔家母女很是恐慌，得张生维护，始得无事。崔母郑氏大为感激，因设宴谢张生，命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一见即热恋，遂私托莺莺侍婢红娘通意。先则诗词往来，继之踰墙相会。莺莺始拒之于西厢，终乃临轩相从。自后张生朝出暮入，同居西厢几一月。后张生赴长安数月，又来蒲州，又与莺莺相会累月。迨应考赴京，书信往来仍不绝。越一年，张生别娶，莺莺亦嫁他人。张生至其家，请以表兄礼相见，为莺莺作诗拒绝。自后遂不复相知。据北宋人赵令畤《侯鯖录》卷五所载王铎《传奇辨正》，则传中张生，即作者元稹自己。传中张生无名无字，亦未明言莺莺所嫁为何人。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四称张生为君瑞；张珙之名，则始见于金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而以莺莺所嫁为郑恒，亦自诸宫调中郑恒曾与张生争婚一事推想而来。

宋人话本亦有《莺莺传》，见《醉翁谈录》，当据传奇小说所改写，但未见传本。赵令畤用传奇小说原文增入《商调蝶恋花》十二阙，编成《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内容完全不动。金人董解元作《西厢记》诸宫调，故事遂大有发展。张生有名有字，而且出身宦家，莺莺也做了相国千金。崔家母女寄居普救寺，乃是为了扶相国遗榷入都营葬，因岁时不利，在此守灵以待来年。孙飞虎围寺，本只为就食，后来知有莺莺，才欲将她献与主帅，因而引起张生贻书白马将军杜确，出兵解围一事。张生上京应试，本为自动，此增出崔母赖婚，两人私相往来，为崔母发现，才逼他上京。最后则改两人各自婚嫁为团圆，张生入京后，崔母受郑恒骗，允郑娶莺莺，恰张生亦归，与莺莺在法聪房中相会，无计可施，便欲同死，后从法聪计，偕奔蒲州，得杜确之

助，始正式成了姻眷。除了开头崔夫人非扶相国遗榷回博陵安葬和最后崔张偕奔蒲州成婚二事外，其余均为后来各本《西厢记》戏剧所取材。

最先写崔张故事为戏剧的，当推宋人官本杂剧《莺莺六么》，《莺莺》为题目，《六么》为曲调名，但作品未见流传。元人杂剧有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共五本。戏文有李景云《崔莺莺西厢记》。前者家传户诵，流行版本极多，不必再介绍。后者曾被见收于《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三，原书已佚亡，今仅存佚曲二十八支于《九宫正始》、《南九宫谱》、《南词定律》、《大成南北宫词谱》等曲谱中，其内容故事，似与杂剧《西厢记》没有什么分歧。到了明代，作品更多，有崔时佩《南西厢记》、李日华《南调西厢记》、陆采《南西厢记》，前一种有排印的汲古阁本，后二种有《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明刊本。但三者都是继承王实甫北曲《西厢记》而改作为南曲，其曲词亦有创作、有袭用，总之都为便于用南调演唱而作。又有槃邁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系保留王剧精华，依据各种传奇，并出己意，作了必要的改动的增订本，有影印本，见王季思《玉轮轩曲论》中为本书作的跋语。

此外，历明到清，还有二十二家《西厢记》，其中有传奇，亦有杂剧，其故事内容都较王实甫《西厢记》有所调整，其主题亦多所变易。或把原来故事全部推翻，另创新局，如研雪子的《翻西厢》，以郑恒、莺莺为主角，以张生为破坏他们婚姻的丑角，孙飞虎兵围普救寺，乃是张生的阴谋，最后张为白马将军所诛，有《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明刊本。程端的《西厢印》，以“待月西厢下”一诗为莺莺梦中作，红娘私与张生，西厢佳期，亦系红娘替代莺莺，而郑恒之死，由于杀死为张生送信之人，冤魂索命，但最后崔张还是团圆的。此剧未见传本，内容见《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五。或续王《西厢》或《莺莺传》之后，另添枝叶，如黄粹吾《续西厢升仙记》，崔张婚后，莺莺妬忌红娘，

不使与张生接近，法聪、琴童都想勾引红娘，红娘却受真仙点化，愿在西厢修行，终于莺莺悔悟，与张生同拜红娘为师，共成仙道，有《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明刊本。少微山人《砭真记》则超出王《西厢》而直续传奇小说，以元稹由于作《会真记》诬蔑莺莺，死后受判，罚令投生为张白，一生不得志，瀝血作书，一日三纸，遍贴天下名胜游人来往之处，使人人皆知《会真记》为妄言，以赎前愆，此剧有有正书局排印本。或截去王《西厢》最后四折，另开生面，如周公鲁《锦西厢》，张生上京应试落第，郑恒反中了状元，奉旨与莺莺完婚，莺莺不愿，由红娘代嫁，孙飞虎妻伏虎女将欲得张生为夫，误劫琴童，醉中成婚，张生下届亦中状元，奉命征吐蕃，由伏虎、琴童夫妇相助，得胜回朝，奏请追究郑崔婚事，红娘始实言，张生仍与莺莺成婚，张、郑两家亦和好来往。此剧亦无传本，故事见《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一。汤世澐《东厢记》叙张生落第羞归，寓京城外大觉寺东厢，待下届再试，孙飞虎妻芮如花夜住求合，为张生所拒，后张生中第二，韦吏部欲配以女，以已有妻辞，此时芮如花又纠众来劫，误劫将往蒲州送信迎莺莺母女来京完聚的琴童，以致莺莺误信张生已入赘韦府的谣言，独自离家投水月庵修行，直待杜确击败芮如花，琴童得脱，路遇莺莺，告以张生并未负心，全家到京完聚，有申报馆仿聚珍版本。或恢复董、王《西厢》所据原始西厢故事《会真记》之旧，如碧蕉轩主人《不了缘》，则写张生落第回来，莺莺已嫁郑恒，以外兄求见，莺莺托病命红娘夜出代见，责以中断书信，以致造成此局，并与“弃置今何道”一诗而别。也有不满王《西厢》后四折内容空虚，而代为充实的，如查继佐《续西厢》，写张生中举后，以应诏作《明月三五夜》诗称旨，借此奏明与莺莺婚事，得为河中府尹，以便就近完婚，其时夫人欲以莺莺与郑恒，为杜确所阻；又欲将红娘代嫁，红娘被逼欲上吊。恰张生来到，郑恒计败气死，朝命亦下，并封红娘为夫人。以上二作都有《杂剧新编》本。除上述外，余为：佚名《锦翠

西厢》，见《宝文堂书目》；王百户《南西厢记》，屠本峻《崔氏春秋补传》，并见《红雨楼书目》；卓人月《新西厢》，见焦循《剧说》；薛旦《后西厢》，见《今乐考证》；叶时章《后西厢》，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周坦纶《竟西厢》，见《传奇品》；沈谦《翻西厢》，见朱希祖为研雪子《翻西厢》所作的跋语；杨国宾《东厢记》，见《曲海目》；张锦《新西厢记》，见汤世澐《东厢记自序》；高宗元《新增南西厢》，周圣怀《真西厢》，陈莘衡《正西厢》，石天外《后西厢》，以上均见《今乐考证》。前述十四种《西厢记》，皆未见传本，其内容亦大都不可考，然总不出于前举六例之外，而都是为王《西厢》增、补、翻、改之作。

近代、现代剧演《西厢记》的也很多，据我所知，有京剧、川剧、越剧、豫剧、蒲剧、江淮剧、滇剧、赣剧、楚剧、评剧、黔剧等等，一时数说不尽，但见到的剧本却不多。京剧演《西厢记》，开始于荀慧生编演的《红娘》，其与杂剧、传奇不同处，在于全剧却终于拷红后夫人被逼许婚，张生自愿即日上京赶考。此剧以红娘为主，写红娘由于对张生、莺莺的同情，反对老夫人的“言而无信”，因竭力助成了张生、莺莺的婚姻，反封建的意识极为浓厚。豫剧亦有《红娘》，似即据京剧改编。川剧《西厢记》，大致根据王实甫原作，但以莺莺为崔鹏之女，最后于张生荣归，郑恒欲夺婚，由杜确断张生偿银三百两，命郑恒另娶，郑恒受银回去，崔张当场成婚中落幕。越剧《西厢记》亦全据王剧，但终于长亭送别，其特点在唱词亦多袭用王作。滇剧《西厢记》则自莺莺听琴开始，而终于荣归团圆，也是根据王《西厢》但省掉开头第一本的。独赣剧《西厢记》系石凌鹤根据董解元诸宫调与王实甫杂剧改作，但开首却写郑恒调戏莺莺，后跟崔夫人上场，夫人叫他回去，待服终备礼来娶，似作者曾参用陆采《南西厢》的；中间张生得莺莺“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诗，莺莺本开门以待张生，由于红娘怨小姐瞒过她，故把已开之门复

关，以致张生不得不踰墙而入，这是改编者所特创的；最后则全据诸宫调，郑恒复来迎娶，并谎说张生已在京招赘，夫人一诺无辞，法聪和尚上京送信，张生赶回，但崔夫人仍坚持将莺莺嫁郑，莺莺夜晤张生，一时无计，欲自缢，终从法聪之计，双双逃走。剧至此尽可以结束，忽又添郑恒率家将追赶一段，殊为蛇足；但删去诸宫调郑恒向白马将军告状一段，却是非常高明的。黔剧即文琴戏《西厢记》，为苍厓子所编，始于《惊艳》而终于《惊梦》，乃是根据王《西厢》前四本，而删去最后一本的，内容没有什么大变动。其他各地方戏，都以演折子戏为多，即上述诸剧种，亦尽有单演折子戏的，尤以《拷红》一折最见流行，而常为名艺人的拿手杰作。

传奇小说原来故事的内容很是平常，除写男女私情外，似别无其他意义可寻，较之同时其他传奇小说的多少含有时代意义，亦很见逊色。这故事后来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原因，全在于《西厢记》诸宫调作者的改易原来主题，把毫无意义的男女私情，发展而为一对青年男女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终身幸福而与封建卫道势力作坚决斗争，由突破礼教樊笼而自由私会，一直到自由私奔，中间没有表示过屈服，和原来的男主角“始乱终弃”，纯从好色观点出发的男女关系，成了庸俗和高超恰恰相反的对比。因此《西厢记》在古典剧中所以成为旷世罕有的伟大作品，应归功于董解元、王实甫及其忠实的继承者，与《莺莺传》作者元稹全无关涉。而在宋、元、明时代，很有人对元稹《莺莺传》加以指摘，这是不能与指摘《西厢记》戏剧并类齐观，这完全是两回事。凡是真正能够欣赏艺术作品的人，莫不赞美《西厢记》，其可以赞美之处，真可累千万言而说之不尽。在这里，我只能引数十年前郭沫若氏在他所标点的《西厢》前附载的《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一文中的几句话：“《西厢》是超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是有生命的人生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而这生命，却是董解元第

一个赋予它的。

八、无双传

《无双传》亦见收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六，题下注云：“薛调撰”。薛调（830—872）字不详，河中宝鼎人，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官至翰林承旨学士、知制诰。郭妃曾于懿宗前赞美他的容貌，不久薛暴卒，相传系被毒死。《无双传》叙唐德宗建中中（780—783），有孤儿王仙客，自幼随母居舅父家，和表妹刘无双相爱，舅母亦有许婚意。及长大，而母故，百计向舅父母求婚，终不见允。值泾原守将叛变，长安大乱，舅父刘震才允亲事，且命仙客伴送母女逃难。乱平后，刘震以受朱泚伪命，夫妇均伏法，无双没为宫婢。仙客得到她私留给他的信，叫他去求押衙古洪相救。古洪为一侠士，仙客尽出家财和他交结，古洪果然设计救无双出宫，而他自己却于事成后自杀。仙客遂偕无双逃往渚宫，后归襄邓终老。此事与薛调同时人范摅《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条所述崔郊秀才事相类，范文中亦提及无双，自注云：“无双即薛太保之妾，至今图画观之。”可见无双实有其人。但何以会作薛太保之妾，则当出另外一种传说，这也无需旁及而为之考证了。

无双事不曾见过话本，古典戏剧今亦仅见明人陆采《王仙客明珠记》传奇。清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和《曲海总目提要》以为陆粲助其弟作成。通行本有排印的和影印的汲古阁本两种。故事全采用传奇小说，惟增无双赠与仙客为信的明珠一双为全书线索，并即用为剧名。此外又改无双父刘震获罪，因为得罪卢杞，后来遇赦未死，女母亦与女同没人官，后亦遇赦得出，夫妇相遇，于同赴成都途中，与仙客、无双之船相撞，刘家船破，过船避难，全家因得重会。清人李渔以其第十五出《煎茶》用男仆塞鸿为茶童以侍宫女一段为不可能，以为宜使侍女采蘋代之，试为改作此一出，收入他的《闲情偶寄》卷二中。此外《浣纱

记》传奇作者梁辰鱼亦激赏陆剧，亦曾对原作第二十出有所增添，见其所作《江东白苧》卷上。总的说来，所有增改，都丰腴了小说的原来内容，没有什么败笔。

近代现代剧演无双事的却不少，除京剧、川剧、闽剧、评剧、蒲剧、越剧外，似乎还有过话剧。京剧我见到有两种，一种是传统剧，名《古押衙》，故事情节全同传奇小说，惟历史背景不同，仙客求娶无双为舅父拒绝后，接着来的是朱温夺唐朝天下，刘震被逼投顺，后李存勖扑灭朱温，刘震夫妇因从逆被杀，无双却为中使李振所得，强娶为室；无双致书仙客，叫他请古押衙相助救出，则又全同小说。这样的改，大概由于朱温、李存勖之名在一般观众中比朱泚、李希烈等为熟悉，但作者不知传奇小说原作写于朱温夺位之前数十年，虽然艺术作品的内容不一定全要符合历史真实，但这要看作品的需要，而在这个剧本里，改易历史时代，似乎是不必要的。另一种京剧名《无双》，故事情节比较单纯些，乃写王仙客入都投舅父尚书刘震，舅父拟将女儿无双许他，恰遇长安兵乱，姚全京起事，刘震畏罪自杀，两家离散。这里面没有刘震先拒后允之事。后半无双教仙客求助侠客古押衙，古定计使无双假死，系负之出宫，亦与小说略有不同。川剧名《明月珠》，情节亦比《无双传》和《明珠记》为单纯，写仙客幼丧父母，其母曾为聘舅父户部尚书刘震女无双，因上京应试，乘便向舅父提出婚期。刘震许以待高中后再完六礼，无双私赠明珠一颗以坚其志，也无拒婚之事。但后半写卢杞害刘震，先遣押衙古洪行刺，为古所拒，才乘朱泚之变，诬刘从逆，因有全家被陷之事。最后更与原来故事不同，仙客状元及第，央得古洪叩阙，代陈刘震冤情，刘震始得释放，又放出无双，与仙客完婚，并得荣封。书童塞鸿、婢女采蘋亦配为夫妇。这样的结局，远不如原来故事绰有余情，反落入了庸俗的套子。一双历经患难的夫妻，终得鸿飞冥冥，过海阔天空的自由生活，作者的胸襟何等阔大，读者或观众亦随之而感到阔大，有什么不好呢？闽剧名《上

京台》，又名《无双女》，却写仙客自幼居舅父家，与无双私订终身，后母死回籍，及服满来京，恰逢李希烈起事，情势仓皇，刘震把无双面许仙客，叫他带了仆人塞鸿，先行护送财物，到襄阳等候。不料乱事一起，刘震死于国难，无双被掳。仙客得讯，哀痛焦灼，不知所措，卒从塞鸿言，向当地侠客古押衙求助。古探得无双幽禁所在，履险如夷，见无双告以受仙客之托，时无双正因国难家仇欲投水自寻死，遂为押衙负之飞檐越墙而出。仙客、无双双双逃亡，遂得偕老。此剧情节虽和原来亦都不同，但结局未变，仍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品。评剧《无双传》、蒲剧《明珠记》，均只知其名，未见剧本。

这个故事虽以写王仙客、刘无双的恋爱过程为主，但其历史背景乃是唐德宗时。其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冲突很激烈，天下大乱，政府失去统驭力量，各地节度使时起叛乱。泾原兵奉命征李希烈，亦以饥饿无赏而哗变，奉朱泚为帝，占领长安，唐帝出奔。后来朱泚事平，仅将卢杞贬官了事，而李希烈之变，又过了好几年才平息。故小说主题不但对封建家庭有所抨击，而且也反映了在政治腐败、军阀争权下一般无辜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像王仙客与刘无双这一对年青男女在历经离乱之后，终得如愿团圆，不免出之于偶然，而像古押衙这样的侠义人物，亦不过是作者的理想和创造，聊以满足读者的意愿而已。

九、虬髯客传

《虬髯客传》最早见收于《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三，末有注：“出《虬髯传》”。不具作者姓名。但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和《宋史·艺文志》都作“杜光庭《虬髯客传》”，则当为杜光庭作。至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郭》及后来《五朝小说》、《唐人说荟》、《龙威秘书》都作“唐张说撰”，不知何据？前此所见印本，仅《顾氏文房小说》本直接题杜光庭撰。光庭(850—933)字宾至，处州缙云人，唐末曾为道士，后入蜀事王建父子，

官终崇真馆大学士，后隐青城山以终。小说叙隋炀帝游江南，杨素奉命守西安，权倾天下，李靖以布衣往见。杨素家有执红拂的侍女张氏，一见即识李靖为英雄，夜往自荐，相偕私遁。途逢虬髯客，客亦张姓，与红拂兄妹相称。客本有得天下之志，遂因李靖往太原，由刘文静介绍，会李世民，一见心死，与之奕棋，又败，因推家财、授兵法于李靖，令助世民兴唐，而他自己则率海盜人扶余国为王。时李靖已助世民平天下，出将入相，闻客在海外成功，夫妇具衣冠，瀝酒向东南祝贺。此故事亦见杜光庭另一著作《神仙感遇传》卷四，但不作“虬髯客”而名“虬鬚客”，故事并同而字句大异。所以曾有人疑传奇小说系后人据《神仙感遇传》改作。但改作时间至晚当在《太平广记》纂辑之前，距杜光庭去世时期不到五十年。

这篇传奇小说亦不见宋元人改写为话本或戏剧。现在所见最早的戏剧，系明人张凤翼的《红拂记》传奇。内容除全采《虬髯客传》外，增入徐德言和乐昌公主“破镜重圆”另一对夫妇的婚姻故事，系出孟棻《本事诗》。剧中李靖从虬髯客张仲坚言，往太原助李世民，京中大乱，红拂避难遇乐昌公主，两人本杨素府中旧识，此时公主亦已出杨府与德言同隐居。红拂愿伴公主，劝德言往随李靖建立功名。后李靖征高丽，即以德言为参军，复得虬髯客之助，擒获高丽王。凯旋归来，虬髯亦同至京，在徐德言家中聚晤，庆贺成功。后张太和亦作《红拂记》传奇，今不见传本，吕天成《曲品》说是：“伯起（张凤翼字）以简胜，此以繁胜。”复又说：“此记境界，描写甚透，但未尽脱俗。”但汤显祖对此剧颇为欣赏。

明人用此题材写杂剧的，凌濛初一个人就写了三种，为：《识英雄红拂莽择配》，简称《莽择配》，今有影印明刊本；《虬髯翁正本扶余国》，简称《虬髯翁》，今有《盛明杂剧》初集本；《蓦忽姻缘》，今未见传本，但此剧除《远山堂剧品》以为凌作外，他家曲目都不题作者，恐非真为凌氏所作。因《莽择配》以红拂

为主角，《虬髯翁》以虬髯客为主角，已无其他余文可另立骨干，除非也如《红拂记》传奇的增入“破镜重圆”故事。但这故事与《蓦忽姻缘》的意义不相符合，恐亦非是。《莽择配》今行本又名《北红拂》，作者乃不满于《红拂记》的收场一出《华夷一堂》的大国主义思想而作，其自叙中有云：“髯客耻居第二流，故弃此九仞，自王扶余。既得事矣，乃谓其以协擒高丽，重蹈中土，称臣唐室；操此心于初时，岂不能亦随徐、李辈博一侯王封，何必自为夜郎耶？剗剔图像，有大冠修髯而随众拜跪者，髯客有灵，定为掩面。”这一批评，极中传奇要肯。故《北红拂》结束于李靖夫妇向东南瀝酒庆贺虬髯的成功，而同传奇小说《虬髯客传》原来所写。但在同一作者所作的《虬髯翁》，其结束处却和前作有极大矛盾之处。《虬髯翁》既以虬髯客为主角，不叙红拂私奔一节，而从灵右三侠相会写起，那是对的，但写后来虬髯客助唐朝征高丽，却由于“海外诸国，有能归顺天朝，一心协助者，功成之后，通贡颁朔，加号册封”一檄，岂不自打嘴巴？这个问题，颇难理解。

同时冯梦龙改订《红拂记》传奇为《女丈夫》，今有影印墨憨斋本，刊明系据“张伯起、刘晋充二稿”，由“龙子犹更定”。刘晋充从未见过他曾作《红拂记》或同题材的其他剧名作品，当早已失传。这部传奇却增入李靖代龙王行雨一事，出唐人李复言传奇小说集《续玄怪录》，中间却舍弃了徐德言与乐昌公主“破镜重圆”故事，而易以柴绍与平阳公主夫妇出兵平乱事，红拂即投在平阳公主麾下，为国立功，虽更表现了红拂英勇的一面，但与张作《红拂记》的原意不相合。因为《红拂记》的女角色，都是受压逼、受苦难，尤其乐昌公主遭受国破家亡，历尽蹂躏的人，而平阳公主乃是胜国的公主，两人遭遇恰恰相反，因而剧中气氛为之一变。这只能作另一剧本来看，似乎不必假用“更定”之名。但他结束写虬髯客助唐平高丽，系由于李靖去信相邀，事定后兄妹相会，红拂劝他不要回去，说什么“如今有此大功，正

好申奏朝廷，奏讨封赏”。这完全是有意不识泰山，根本不像红拂说的话，怪不得他要申斥道：“说那里话！大丈夫举动自由，岂为区区封赏而来！”李靖也是不识趣，又从旁敷衍道：“虬髯公尽忠报国，不图封赏，一发难得！”不知这话更触怒了虬髯客，不由他也申斥道：“药师公，你又差了！他得中原，俺得扶余，各自为君，说甚么尽忠报国！只为当初临行之际，与一妹有一言相约，因此冒险而来。如今夷王已擒，不负前诺了，就此拜别。”他就飘然而去。这借虬髯客的口自己解释，足使《红拂记》作者也俯首无辞。

至于近代现代剧，据我所见，有京剧、秦腔、和剧《风尘三侠》，闽剧、粤剧《红拂女》和川剧、滇剧《三义图》。京剧《风尘三侠》全据《红拂记》传奇，有徐德言和乐昌公主一条线索，结末亦以虬髯客擒高丽王受唐朝封赐作结，似乎没有注意凌、冯二氏的意见，但对《红拂记》传奇是绝对忠实的。另一种京剧又名《红拂传》，系罗瘿公手笔，为程砚秋演出而作。剧中红拂名张凌华，情节几乎全据《虬髯客传》小说，而结束于虬髯客一见李世民，自以为不及，以百万家财作为红拂妆奁，赠于李靖，嘱他助李世民得天下，自己飘然远引，向海外而去。这样的结束，犹之《西厢记》杂剧的如能结束于《惊梦》，反比团圆常套为优胜一样。秦腔《风尘三侠》为高培支所编，故事亦全同传奇小说，惟女主角名张华鬟，虬髯客则名张道坚，其余全没什么改易。和剧《风尘三侠》与京剧、秦腔大不相同，于《虬髯客传》外兼采取通俗小说或鼓词《瓦岗寨》、《闹花灯》等的内容，如以李靖与杨素为八拜之交，后和齐志远在少华山为大王，王伯当请他们到京师观花灯，宇文忠抢陈姓女子，为齐志远打死，秦琼奉唐璧命送礼物到京祝杨素寿等，都是传奇小说和其他一切戏剧作品里所没有的。闽剧《红拂女》则完全与《虬髯客传》和《红拂记》传奇无关，而是演另外一些故事，只是角色亦为红拂与李靖而已。剧演长安人张朴因神经失常失踪，妻孙氏与女红拂出

寻，又为虎冲散，红拂为人诱卖为妓，有大将汪庚培欲强取为妾，为李靖救出，使母女重圆；又有尉迟栋才欲强纳吴绣姑为续弦，亦经李靖劝免。后二女又为庚培囚禁百花亭，栋才遣仆纵火，二女脱逃，庚培被焚死，恰李靖来救，杀死放火之仆，原本未完，不知结局如何。此故事不知来源，可能出于福建的民间传说。粤剧《红拂女》未见。川剧《三义图》一名《三异图》，亦据《虬髯客传》，自李靖见杨素，至三侠相遇，张仲坚赠财李靖，嘱往太原助李世民建立功业止，有如罗瘿公的京剧，但中间却添出一段，即《虬髯客传》中在客舍切食人头、人心时，自言“此人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的故事。他曾救助过一个能够辨识古董的屈义，赠以千金，叫他贩珠宝营生，后因进奇宝于朝廷，得封验宝官。十年后，他前往探望，不但受到屈义冷待，并用毒酒杀死他以灭口。因此他一怒将屈义杀死，割头剜心而出京城。恰逢红拂与李靖亦私逃出京，杨素派人追赶，眼看追及，虬髯客以为是追他，被他奋勇杀退。于是三人在客舍中相聚。这段插曲构思颇巧妙，又表现了这位老侠客的无比英勇。滇剧《三义图》又名《风尘三侠》，一名《红拂传》，剧本未见，内容可能与川剧相彷彿，但不便妄测。

这个故事的主题在揭示封建统治时代一个敢于对封建统治阶级叛逆和对封建逼害反抗的女奴隶；而传奇小说的特别推崇虬髯客，正和传奇小说的作者身事蜀国，尊崇蜀王有关。其时正是唐末封建阶级互争统治权各不相下的剧烈斗争时代，有些人借此出头了，有些人却堕入没落的命运，但人民所得到的只有苦难，在故事里有着很明显的反映。

十、昆仑奴传

《昆仑奴传》最早亦见收于《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四，篇末注云：“出《传奇》。”明人陆楫《古今说海》亦收此篇，不题作者。《传奇》是一部传奇小说集的名称，作者为裴铏。铏的字

里已无考，他在唐懿宗咸通中（866前后）曾为静海节度使掌书记，僖宗乾符五年（878），曾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所著《传奇》凡三卷，多记神仙怪诞的事。《昆仑奴传》又曾被编入单行的《剑侠传》内，故也有误以为段成式作的；有的单篇或题冯延巳作，也不确。传叙唐代宗大历中（773前后）有崔姓书生，奉父命往探“盖天之勋臣一品”病，一品命一穿红绡的家妓进一瓿用乳酪浸的含桃。崔生羞近女性不受。一品叫她用匙送入他口中。临行，又命此妓送他出院。妓出示三指，反掌三击，然后指胸前一镜而别。崔生归后，颇恋此妓，又苦于不解其意。家中有昆仑奴名磨勒，为他解释道：“出三指是表示她住在第三院，三度反掌，是示十五之数，胸前镜子，是指明月，即要公子于十五月明之夜前去相会。”于是磨勒负崔生入一品家，逾十重墙垣，和红绡妓相见，又负他们一同出府。二年后，红绡偶然露迹，为一品所知，命甲士五十人捕磨勒。他手持匕首在重围中登屋飞出，不知所往。十年后，有人见他在洛阳市上卖药，容颜如昔。小说中的一品，在后代戏剧中均被指实为唐代中兴功臣郭令公子仪。作者距郭子仪去世时代不到百年，其有所避讳是当然的。

写昆仑奴的宋元话本没有见过记载，仅有戏文名《磨勒盗红绡》，亦简称《磨勒》或《盗红绡》，全本虽已佚失，尚存佚曲七支于《九宫正始》及其它曲谱中，但看不出它的内容和传奇小说有无异同。明人杨景言有《磨勒盗红绡》杂剧，见《录鬼簿续编》，亦不见传本。明人梁辰鱼有《红绡妓手语传情》，又名《昆仑奴》，梅鼎祚有《昆仑奴剑侠成仙》，简称《昆仑奴》，也都是杂剧，前者已佚失，后者有《盛明杂剧》与《酹江集》本。《昆仑奴》前半部同传奇小说，后半则写磨勒于郭子仪差甲士擒拿逃走，在青门外出家为道人。郭子仪知道了，想劝他为国效劳，亲自前往，不料他正欲离去，反劝郭急流勇退。而崔生夫妇亦来送别，问他将来何处相会，他约道：“十余年后，但向洛阳市中，问那卖药的就是了。”这一结束，也是符合传奇小说原作

的。更生子又合并上二剧，并梁辰鱼另一杂剧《红线女夜窃黄金盒》为传奇，名为《双红记》。红线事出唐人袁郊《甘泽谣》，《红线女》杂剧亦有《盛明杂剧》与《醉江集》本。《双红记》中的崔生名庆，以父荫官千牛，与潞州节度使薛嵩为莫逆交。磨勒、红线都是天上仙女，因获谴下凡，一为崔家之男仆，一为薛氏之女婢。剧先叙磨勒盗红绡，后叙红线盗金盒，红绡则为郭子仪宠妾，薛嵩与郭子仪亦为至好。剧终于郭子仪、薛嵩、崔生、红绡在端阳日会于青门，磨勒来会，与红线登仙而去。此剧线索纷歧，人物形象亦模糊，不如原来故事各自分立，两个侠客的形象都鲜明、活跃。明人沈德符《顾曲杂言》曾云：“梁伯龙有《红线》、《红绡》二杂剧，今为俗优合为一大本南曲，遂成恶趣。”其言甚确。一大本南曲当指《双红记》传奇，俗优系指更生子，由此知《双红记》作者乃一艺人。

近代现代剧我所见有京剧、川剧、滇剧《盗红绡》，越剧《琼宫盗月》。京剧《盗红绡》除据传奇小说外，亦兼参《双红记》传奇，故崔庆上场白中有云：“昨日节度使薛公，在汾阳王府奕棋，令公忽然思我先人，急欲召我一见，以叙通家僚谊之情。”这与传奇小说崔生奉父命往探一品病完全是两回事。后来郭子仪发现红绡在崔庆家中后，遂命武士往拿二人到府，追问根由，并欲毒打红绡，这时磨勒赶得，对郭子仪说道：“我念你在朝内忠心肝胆，若不然，管教你命丧眼前！”当场劫取二人逃走。武士追拿，为磨勒击退。是后，磨勒再入郭府，留书一封，叫郭子仪不再追究此事，然后同二人逃往别处。这与小说和一般戏剧也全都不同。还有别本京剧名《昆仑剑侠传》，一名《青门盗绡》，与前一本不同。崔生名芸，中间全同传奇小说与《昆仑奴》杂剧，结末磨勒逃脱后，“郭子仪欲荐举之，磨勒辞，引崔夫妇见郭，冰释前隙。”收场是和平解决的。原剧本未见，此据《京剧剧目初探》页一二八。川剧《盗红绡》开首崔庆上场白同前一种京剧，当亦受《双红记》传奇影响，但最后可能为了精简

剧情，于磨勒同崔生初入郭府盗红绡时，即恐连累别人，也为避免郭子仪追寻，对崔生说：“请郎君将白扇取来，待我留下字迹，使王爷一见便知。”明日，郭子仪发现红绡逃跑，又看扇上的字，道：“‘戴南冠，学楚囚，豢神龙，烹走狗，急提防江心船漏。’这明明是要我功成思退呀！如此看来，红绡果然去了！我也应该解笼放雀，顺水行舟。”他反劝下人不必惊奇，也不用扬言于外。这个结束，愈显出了磨勒不但有绝世的武艺，更有超人的机智，指挥若定，连郭子仪那样“盖天之勋臣”，也被他玩弄于手掌之上。滇剧《盗红绡》剧本未见。越剧《琼宫盗月》亦未见剧本，但看过云华越剧团的演出，舞台装置相当富丽，剧情大致不出传奇小说，详细节目现已记不真切，姑置不谈。

这个故事表现了在封建社会多妻制下一个觉醒女性要求脱离奴隶生活，争取自由幸福的一场剧烈斗争。终于得到了一个平时隐藏着无比英勇与机智的也是过着奴隶生活的男子的同情，不顾蹈危临险，帮助她脱出牢笼，完成了她的愿望，而他自己为了避免陷入阶级敌人的毒焰，却不得不远走高飞。这种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在故事里，也反映了统治阶级日常生活的荒淫无耻，和对待给他奴役的人们的无比残酷。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作者对郭子仪这样的人物自然抱宽恕的态度，但为了有所避讳而不书出他的姓名，这都有它一定的意义和作用的。

十一、崔护传

《崔护传》本来没有题目，《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四所收，题作《崔护》，注云：“出《本事诗》。”《本事诗》为唐人孟棻所作，今尚传世，此篇编在《情感第一》的末一篇。孟棻字初中，里籍、官职都无考，仅知他在唐文宗开成中（836—840）从梧州罢官。《本事诗》自序，作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藉以推知他的在世年代。这篇文章向来不以传奇小说见称，但既为《太平广记》所收，内容又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民间传说故事，尽

可和一般传奇小说并肩齐列，其评价亦不会低于后来的杜丽娘还魂故事的。博陵崔氏在唐代佳话频传，不止一二事，这故事的主人翁崔护，正出于这家门第。他应试下第，清明日偶游城南，在村庄上遇一美丽少女，向她乞饮。两人一见钟情。明年此日再往，门锁无人，题诗而归。诗即有名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七绝。过了数天又去，有老人出问，才知那少女是他女儿，自去年以来，精神恍惚，若有所失，见题诗后即病倒绝粒而死，因责崔护杀死其女。他要求进屋内抚尸一哭，遂将女子的头，枕于自己股上，且哭且祝，一会儿，少女张眼复活。老人大喜，遂将女儿配与崔护。

这故事传到宋代，就有人编为《崔护觅水》话本，见《醉翁谈录》。还有《崔护谒浆》诸宫调，见《西厢记》诸宫调引。两书惜都失传。仅明人冯梦龙所编《警世通言》卷三十《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用作入话的一段故事，今尚传世。

用这故事写戏剧也很早，而且很多，宋代已有官本杂剧《崔护六么》和《崔护逍遥乐》，《崔护》是题目，《六么》、《逍遥乐》都是曲调名。宋元南戏有和话本同名的《崔护觅水》，见《宦门子弟错立身》引，元人杂剧有白朴和尚仲贤的《十六曲崔护谒浆》，可惜都已佚失。南戏《崔护觅水》，尚有佚曲十六支，被收于《九宫正始》等曲谱内。但故事内容却仍无可探索。白朴的《崔护谒浆》，《曲海总目提要》以为“所记皆即《本事诗》中事”，则此剧在清初似尚未失传。明人传奇有金怀玉《桃花记》，杨之炯《玉杵记》，佚名的《题门记》、《登楼记》和《崔护记》，也都不见传本，仅能考见故事内容于《曲海总目提要》等曲录中。《桃花记》的故事较原来颇有发展，如写崔护所遇女子名庄慕琼，崔护父崔鹏与女父庄隐本为同年，幼时曾割襟订婚；后来崔鹏夫妇双亡，崔护因年幼不知其事，发解后，于西湖遇女，因改名秦晋，傭书其家，与庄女私订婚约。后人都登第归来，适庄女他出未遇，因有题诗门上，哭女复活之事，则和原

来故事完全相同。《玉杵记》乃合裴航、崔护事为一，裴航事出唐人裴铏《传奇》，前此也有过不少杂剧和传奇作品，此记取《传奇》中有“谒故旧友人崔相国”一语，遂指实崔护为相国家子弟，与裴航交游，巧为扭合，但仍以裴航为主，因裴的事迹比较崔护为多。崔护所遇女名庄慕琼，则同《桃花记》。《题门记》一名《桃花庄》，《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七以为明初旧本，内容亦与其他戏剧多不同，在《本事诗》外，又添出王维与楚莲香的婚姻故事。崔护所遇女子名谢娇英，父谢确，母秦氏，住桃花庄。女复活后，又增出崔护被荐为郭子仪参军，出征吐蕃，元载、鱼朝恩因乞崔护为父母作寿文和墓志不遂，借桃花庄事，勘其引诱民间妇女，唐明皇搁置不究；后崔护奏捷回京，明皇命王维、孟浩然为媒，赐金花为聘，送他到谢家成婚。《登楼记》情节和《桃花记》相似，女名亦同，但崔护本在庄宅傭书，也没有改名之事，而以“登楼”作关目。慕琼独居小楼，崔护爱她美貌，乘夜登楼。她背灯解衣，持针缝纫，崔突前乞爱。她很是持正，但亦心爱崔护，不忍声张。后听得人声，崔护才不得已下楼而去。此剧情节比《桃花记》为单纯，似先有此剧，金怀玉据之改写为《桃花记》的。《崔护记》向未见曲录家著录，仅明人曲选集《群音类选》中收有此剧散出，见《明代传奇全目》卷六。明清杂剧，明有孟称舜《人面桃花》，凌濛初《颠倒姻缘》，清有曹锡鬮《桃花吟》，舒位《桃花人面》，今仅孟、曹两作尚存。孟作《人面桃花》全据《本事诗》，但以女主角为叶蓁儿，崔护寻春乃在登第而非下第之后，其余完全相同，可见是忠实于原来故事的。曹氏《桃花吟》则写崔护之父崔琼曾官尚书，母韦氏封楚国夫人，女名谢婷婷，父母双全；两人结婚时，恰朝旨到来，封崔为弘文馆学士。中间又插婷婷死后，阎王因她阳寿未终，命小鬼送回一段，实为赘疣。但整个故事，也是忠于原作的。舒位《桃花人面》未知曾刊行与否，而《颠倒姻缘》据《远山堂剧品》说是：“微之《会真记》，张负崔也。欲传此张女以崔舍人

死，死而复生，盖报张也。……《人面桃花》，崔、张卒以合番。张负崔，崔何尝负张哉！”于此略见作者主旨，且知此剧女主角系姓张氏。

近代现代剧我所见有川剧、华剧《金玩钗》和京剧、评剧《人面桃花》。川剧《金玩钗》将崔护乞浆事插入卢充与崔护之妹艳娘婚姻故事中，犹似杨之炯《玉杵记》之插入裴航故事，《题门记》之插入王维、楚莲香故事，都为旁及，而非主要关目。但《金玩钗》中，崔护遇村女姚晓春，至姚女复活订婚，亦有四场之多，即第六《借水》、第八《念崔》、第九《赠诗》、第十《赠钗》，故事与《本事诗》不甚殊异，倘独立演出，亦可自成全本。最后又作崔护高中回来，尽可不要。华剧内容全同川剧，但姚女却名小春，不作晓春。京剧《人面桃花》我所见为欧阳予倩订正本，女主角为杜宜春，家住杜曲村，中间添出与邻女们玩乐跳舞场面，使本来十分冷漠的剧情增出不少融怡的气氛，故事全同《本事诗》，没有什么更改。评剧似是从京剧改编的。

这个故事的女主角，是和《牡丹亭》中杜丽娘同一类型的女性，但丽娘出身宦家，而崔护所遇乃是一个乡村少女，因而连姓名也没被《本事诗》作者记录下来。由于出身的不同，同样为情而死，死而复生，崔护所遇之女可以公开的相思而死，得到爱情的安慰立即回生，无阻碍的满足她的愿望，而杜丽娘只能憧憬意中人于梦中，结合之于死后，回魂之后，还只能私下同居，不能公然出现。就是《离魂记》中的张倩女，也因出身宦家，对王宙也不能公开恋爱，只能离魂相从。从这里，正反映了封建家庭对儿女的无情，和封建礼教给儿女的痛苦，只有在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的草野间，儿女们还可以获得取争自由幸福生活的机会。所以这个故事，终不失是个很富于现实性的民间传说的故事。

十二、梅妃传

《梅妃传》最早见于元人陶宗仪《说郛》卷三十八，明人

《顾氏文房小说》也收入，但都不题撰人姓名。后来清人陈世熙辑入他的《唐人说荟》（一名《唐代丛书》），始题曹邕撰；《曲海总目提要》引《梅妃传》亦作唐曹邕撰，当有所据。篇后有宋佚名的跋语，云：“得于万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848）七月所书。”大中乃唐宣宗年号，正是唐代传奇小说盛行之际。曹邕字邕之，桂林人。大中四年（850）进士，官终洋州刺史，有诗集三卷。曹邕在世年代，又和跋语所云书写年代正相符合，《梅妃传》很有是他所作的可能。但不知何故，向来都以《唐人说荟》为伪题，而指为北宋人作。此一问题姑不多讨论，将来发现其他材料时再说。小说叙唐玄宗开元中（727前后），莆田医生江仲逊女采蘋，被选入宫，玄宗极为宠爱；因她最好梅花，戏称为梅妃。每当筵会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尽倾。后杨玉环入宫，她被迁居上阳宫。一夕，召会翠华阁，突为杨妃惊散，玄宗颇不悦。她尝作《楼东赋》以表哀怨。玄宗赐珍珠一斛以慰之，她又作诗以谢。玄宗命付乐府，用新腔唱出，即名《一斛珠》。天宝之乱，她被遗弃在长安。玄宗乱平回都，即命人寻访，不得。忽于梦中相见，告以她已死于乱兵，埋骨池东。后果于温泉汤池旁梅林中掘地得尸，胁下果有刀伤痕，玄宗大恻，自制誄文以祭，并以妃礼葬之。考之正史，没有梅妃这个人，当出于民间传说。

这篇传说故事也未见有宋元话本，仅清人褚人获《隋唐演义》第七十九回并九十七至九十九回曾叙及其事，且以梅妃乱中未死，在观中出家，后玄宗回都，仍迎回宫中，但不久即故，玄宗亦因之郁郁而死。这一段增出的故事，是否根据明人《隋唐两朝志传》，或《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或《唐传演义》等书，因以上各书国内向少传本，没有见到，不得而知。但《隋唐演义》是部民间习见的通俗小说，所以它影响于戏剧很大。

金人院本中有《梅妃》一目，为最早出现的戏剧，现已不传，不知内容如何。至宋元戏文、杂剧，似都没有写这故事的作品。明清传奇据我所知，明有佚名《沉香亭》，吴世美《惊鸿

记》，清有孙郁《天宝曲史》，但都与杨玉环故事并叙，没有一部专写梅妃的。清人程枚有《一斛珠》传奇，不知是否写梅妃事，如果是的，那么它是明清传奇中唯一专写梅妃故事的作品。此外，《长生殿》传奇中亦插叙及梅妃，但仅《夜怨》、《絮阁》二出，后来就不再道及。佚名《沉香亭》已失传，但故事内容尚可在《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五中看到一二。《曲海总目提要》以此剧为“明初人作”，“其情节与《惊鸿记》相同，而提出李白赋《沉香亭》诗以为标目。盖曰《惊鸿》者，以江妃赐白玉笛作惊鸿舞而名；曰《沉香亭》，则取杨妃赏花，李白赋诗为大关键。”所叙内容，除据传奇小说外，又添出汉王与杨迥设计害江妃，乘间介绍杨玉环入宫，及江妃作诗讥杨妃肥胖，杨亦答诗以讥江瘦弱诸事，而“明皇回京以后，诣元都观，江妃时出家为尼，捧茶出谒，明皇问其履历，复召入宫”。后一事与《隋唐演义》正复相同。但《隋唐演义》却是别人发现，而先迎入宫，以待明皇回来的，彼此并不相袭。《惊鸿记》今有影印明世德堂刊本，内容果然全如《曲海总目提要》所说，与《沉香亭》相同，即江、杨二人互相讥讽的诗，也一字不易。看这情形，倘《沉香亭》果为明初人作，那末吴世美至多只是个修订者罢了。但《惊鸿记》虽江、杨并叙，而它的家门大意，却全以江妃为主，且贬杨褒江，末二句云：“看往代荒淫败乱，今朝垂戒词场。”这才是全部作品的主题所在。《天宝曲史》也从玄宗宠爱梅妃写起，但终于杨妃接引玄宗登天，而无梅妃的下落，故实际上是一部江、杨同传的作品。

近代现代剧很少写梅妃的，我所见只有程砚秋在一九二五年编演的京剧《梅妃》。但这倒是本完全据《梅妃传》改写的作品，而原来所有细目，几乎无不吸收。中间虽然也写及杨玉环《絮阁》一场，但这一场也是传奇小说所原有的，而且最后删却了寻尸重葬一事，而终止于玄宗回都后，一天偶然到梅亭游玩，忽然想起梅妃，在感伤中睡去，依稀听到歌舞之声，命高力士摆

驾入上阳宫，命宫人舞惊鸿舞，瞥见梅妃在内，急上前相见，诉说离情，醒来却是一梦，惆怅歔歔，回宫而去，这在一切“梅妃”戏里，也是写得最好的。中间增入如长生殿惊变，及郭子仪迎銮等场，这全是为了牵合关目而设，在小说可以数言表过，而戏剧则不能不添设专场，使之前后接榫。就戏剧艺术而论，这个剧本的评价应该是很高的。

这个故事中的主角梅妃江采蘋，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恣意掠夺得来的可怜的女奴隶之一。她的遭遇更惨于杨玉环。杨氏尚能利用封建主人对她的迷恋与偏爱，提携她的弟兄姊妹也享受一时的安富尊荣，有时连她的主人也受她颐指气使。而梅妃被强逼离开生身父母的膝前，从此除了供封建主人兴到时的玩乐外，永远只是孤独的一人，在寂寞中度着凄凉的岁月，一直到死于兵乱。谁能对这样一个可怜的女子不同情呢？谁能对给她遭受这样侮辱、这样损害的社会制度不痛加抨击和谴责呢？这个故事还可以加以发展，更充实一些内容，提高它的舞台效果，使它继续与广大观众见面。

